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慰使魏某

○銀變蝦蟆

紅巾之亂邑人棄資逃命纍纍黃白有棄於河者有擲於井者有瘞於土者亂後尋之皆遁去有某甲陷賊旋逸夜至董槐橋視橋已折水淺僅及膝亂流而渡足下有物碰趾彎腰摸之銀也掬出水視之銀也乃大慶幸盡拾而置之於腰纏市行五六里忽腰下蠕蠕動聞蠕蠕鳴不已解下端詳則癩蝦蟆數十頭拳曲在布裹中月色微明視蝦蟆盡跳出紛紛投亂草泥濘頃刻杳矣乃大駭再行里許路遇男女數人席地小飲甲恐賊之巡邏者匿破冢下聞一人曰今夜月色大佳又得美釀良友坐談不可虛度曷以本地風光占一令以盡斯歡曰甚善一曰我夜雨秋燈續錄

堪輿家也。天有天盤，地有地盤，盤上有二十四種節氣，一種一種看得子細。邵康節袁天罡六一早我姓章，一曰我酒肆主也。天有酒星，地有酒泉，坊中有二十四缸美醖，一缸一缸賣得安當。唐李白晉劉伶三人示我姓秦，一女曰我煙花妓也。天有女仙，地有女妖，房中有二十四套春工，一套一套頭得情濃關盼盼。李師師方人也，我姓施，一敝衣少年曰我狎客也。天不生無祿人，地不長無根草，臉上有二十四層厚皮，一層一層剝得整齊。言而狂馬，其扁哭無頭，我姓犬，衆閨笑曰：捏湊去，使其意云何？曰：我輩尚有頭耶？言已，哀哭其聲猶猶。一人曰：莫哭，莫哭，爾雖處郊原，可獵飛走。一遇伯陽，卽祇鼎飛去耳。甲謔其鄉音，非賊黨，乃魃從冢後出，衆大喜曰：不速之客來，可入席。卽飛一觥至，甲視其酒色紅如血，飲之甚甘，因告以蝦蟆之異，其首倡令

者曰子命薄如紙只合從十五里廟得大錢三貫作生涯本耳
奚妄翹攬他人物哉一日夜深矣良宵苦短佳會不長那有閒
情謹取銅臭且乘月光作別天舞以別衆曰妙哉爭起各從肩
上自摘其頭如瓜旋其髮而作渾脫舞盤旋頓挫甲驚駭辟易
大呼狂奔至十五里果有一物凝足絆跌幾死少憩視之青蚨
如其數荷之過壁社從市上賣水菓藉以糊口每見蝦蟆跳躍
猶且光熒注疑其爲朱提變化云噫銀錢通性命可妄求耶

七首千將

淮陰某軍好讀史一日會賓客大言曰荆卿輕舉妄動雖有徐
夫人七首其如不中何蕭誤才爲七也一狂士婉應之曰七首
雖佳固不若干將之爲利也譬又故以千將爲千將稱絕對矣
無獨有偶聞者闕堂因思笑林有某乙苦白腹人有勸之讀三

國演義著久之稱道不去口言於人曰甚矣書之不可不讀也
孔子爲德乃得子孫如孔明孟子遜一籌不過得子孫如孟德
耳聞者大噱又有稱其微倖科第意頗自豪一日游山吻燥向
一山僧索茶以科第炫嫗若不解曰既是貴人乞書一箋
爲榮彼謾書茶窳爲茶龜嫗大笑曰酒斃二字有確對矣乃大
慚而去此三事者鼎足焉然亦詭而虐矣姑集之以資譏刺又
聞一州牧謁見方伯方伯勉以仁愛毋妄殺人牧掬脰對曰下
屬固不敢卹管人命方伯笑應之曰本司亦何嘗荼毒生靈耶
聞者大噱

九郎

西越程翁餘於財年四十始生一子名九郎時已授傅頻年懋
墨僕僕走四方不暇課兒讀一日至姑蘇舟泊青溪夜午聞岸

上有哭聲出茅屋中悽慘酸辛不復成寐披衣登岸潛伏屋後
聽之聞哭聲不一有老少有男女有切切訴者有姊姊勸者子
細聽之詳蓋一老儒窮困以死尸停中堂無槥具可殮其媳亦
新寡未久無門告貸隣人勸媳鬻身葬翁與夫餘資遺姑携幼
孫以居彼此不能決翁悲其遇回舟啓篋取朱提三百叩戶授
之曰僕與亡者有舊此錢物姑以代贖尙敷所用否一家叩
謝問姓名拂衣一笑竟解纜去翁素慳吝而此獨慨然出於無
心久亦遂忘明年貨畢回里意在督子咕嗶每歎曰吾不學復
爲賈不能側儒林恨事也若吾子能讀安見黃卷不香而青銅
盡臭哉時九郎已七歲貌妍麗爲如子而性奇魯翁於三年前
預物色一梁溪宿儒某師具豐贄聘之禮意隆渥師感其厚牖
啓百端而九郎竟拙不可耐授以死園冊每句詳晰教之輒如

所云及詣坐讀之呶唔不甚了了潛聽之但隨口亂道而已加以夏楚內東哭泣於窗外曰愚夫婦變種種矣只此小嬌生若苦吾兒割我心上之肉也及翁至塾又殷殷訊功課師怒大書一聯粘壁云挾三年之志而來望鳳子飛騰雲表糊一月之差而去放鸚哥逃出籠中束裝竟逸他師至亦無所施無已會計之暇自督之其夜三更秉燭携果餌將伴其勤苦稍加訶叱視其子已昏昏睡去翁氣塞填膺曰豚犬驚劣恨不如無舉白梃狂舞而痛撻之號泣聲嘶夜深無援救淹淹竟斃翁返闔閤不告妻妻至五更睡醒摸而大詫曰九郎胡不歸翁作恨聲曰兒不識憐聽其死耳妻大驚呼燈自往塾中省之則九郎方據案挑燈攢眉蹙額摩挲呼痛見而訊之曰姥是何人曰我汝母也奈何不識曰父何在曰已就枕矣汝不知耶因見白梃在側子

面有血痕恍然曰是必老奴因鈍而杖汝嬌兒嚇痴耶溫存撫
恤手携之歸見父方倚枕詣榻畔惘惘然凝視良久曰此兒父
耶曰然乃再拜曰兒不須讀父何怒焉舉家惶駭疑爲顛遍視
僕婢均落落不相識更疑之翁於斯時心已灰且知悔謂兒卽
不肖何至遽下毒手姑叱之曰爾不死已幸矣猶然慙慙痴恐
若輩耶曷少憩明日再情不汝赦九郎應而登榻睡去次晨先
起痴痴木木不知所云其母對翁哭曰吾夫婦只此一塊肉若
因讀而斬其嗣不幾成莫敖之鬼與翁趨出拚與子絕嗚咽不
能言踰數日氣漸平舐犢之愛油油然動詣塾方微窺之則九
郎方據案作楷字跡端秀文理亦佳試以書卷背誦如流不遺
一字皆生平所未嘗誦及者翁喜極如獲異寶令與諸儒辨難
論古今得失咸退三舍角文賦詩詞林稱勁敵羣歎此兒乃天

授非凡人力也於是文人學士爭欲及身交翁富貴大商爭欲以女妻郎翁婉謝之背而詳叩其由自云不解年二十一舉於鄉明年登進士旗鈴到門杏花走馬衣錦于歸鄉里誇榮門閭乃大翁斯時手舞之足蹈之喜極而慟不知涕之何從來也樂無極也旋娶名家女葉氏才貌雙佳生二子亦聰穎如父年三十方擬皖省某縣令任忽遇奇疾瀕危呼父母與之訣曰兒非九郎渠已於某年投生他郡爲某氏閨中人矣翁大詫問曰汝何人曰兒乃姑蘇老儒郭子瞻也翁於某年作客曾以三百金遺一嫗婦保其節俾翁殮其尸兒卽婦之翁停尸中堂睹魂感翁德而陰索其裾隨之歸冥漠悄焉極思圖報適見九郎死故借伊軀殼亭亭以生復見天地重理詞章旣報鴻恩又洩積憤誠幸矣哉前不敢言恐駭物聽翁今有孫能繼家世可無須兒

也緣翁當日一時義舉忽忽行色未暇省問其家姓氏今始恍然曰兒旣至此曷多住時日慰我桑榆曰兒奉帝命往爲社神現有鹵部在門不可留也言已枕上叩首目遽瞑老夫婦慟哭而厚葬之夫人守節教子有鍾郝風焉迨太翁太孀人齊眉壽八十尙親見文孫一食廩餼一登賢書浙人艷稱之以爲翁之闕閱乃三百金買來者九郎名魁字更生見程氏家乘

懊儂氏曰闕閱之子闕閱之家其相去何啻霄壤直仙凡別人鬼關耳翁以三百朱提輕輕買得書香二字便易極矣爲善必報然從未有如是之報而急且奇者彼世之坐享榮封而秉性慳吝坐視其子若孫齏然不能飲墨汁貪淫好博蕩產傾家始繙然悔補救之晚噫何不三復此篇又聞翁聞報狂笑軒渠淚下涕墜猶捧腹不已或曰此心花遇暴裂不治恐氣逆神渙而

終家人曰奈何或曰易耳慕至翁前曰翁猶喜耶翁所與游之某公死矣曰噫笑方歛蓋某與翁青年白首莫逆踰恒故聞之遽止明日某公來賀始悟

雪狸

清河某翁家門臨大河綠楊環岸頗似隱居有女及笄適某氏即家之下流一第可杭歸甯甚便客有自臨清來者惠一獅貓曰此金銀眼雪狸也最爲難得翁視貓果馴擾呼魚飼之一家憐愛其女偶歸見而抱於懷亦把玩不置然貓常侮翁翁每烹一蹄羹一魚及蔬菜野味未及登盤貓必先嘗狼藉僅贖其殘一夕盛夏翁新浴納涼旣倦詣闥進帳甫臥覺背上有物冰然沾濡臭穢殊甚燭而睨之貓之遺糞呼僮盥濯張皇終夜一日晨起翁着斬新美衣冠翩然出門將賀友家喜慶事甫履闥忽

門首有水澆其首淋漓滿身騷不能耐舉首視之則貓蹣其顛而遺溺焉因更衣復出然已舊裳黥淡不如從前之華潔矣由是遂惡貓轉贈他家少刻卽返送至十餘里外逮使者歸而貓已在竈下啖羹汁矣百計驅之不能去一日又犯翁翁大怒命以木板釘其四足棄門前怒流泛泛若水上鳬頃刻東下家人雖私議翁忍然深幸惡物之永離也踰數月翁偶與扁舟詣女家閒話入門卽見貓在其庭固無恙外孫稚子方以敗絮繫竹竿杪與貓戲貓往來撲跳似極循良其女歡笑出迎翁問貓何來曰大奇某月日一浮板至門首停泊不去趨視一貓釘其上辨其毛色乃吾家物救而拔之飼以魚依依不肯去兒正擬信知家中耳翁乃縷述貓之惡蹟一家駭異正喋喋間貓遽躍入翁懷似識故主嗚嗚嗚伊偎倚磨擦翁亦憐之以手撫摩忽乘

翁他顧遽騰起痛嚙翁喉不肯釋家人爭救器械爭下貓斃而翁亦氣絕矣女慟父亡亦於深夜自縊以殉噫貓與翁前生必大有怨毒者然報則報矣何其奇而孽又一姑蘇某姓貧甚竈突無烟告貸無路惟妻鍾愛之雪狸戀戀不能去一夕牛衣對泣狸在側偎倚分其暖某曰受養竟無術爲主人致富耶明日狸忽不見以爲饑且逸矣夫婦益惋悼月餘夜正僵臥忽聞屋瓦上貓聲嗚嗚妻曰此雪狸音也姑起覘之良是戶已扃矣簷高不得下梯物以接之視狸啣一物嗚嗚置妻懷中暗中摸索似婦人履敲石然瓦槩子細詳玩則刻劃花紋皆大小瑟瑟之珠粒也再視狸汗濕其毛如浴臥而喘息蓋來甚遠也大喜拆而鬻其珠得數百金由是成小康旋貿易成巨富然終不忘狸之德奴僕呼之曰貓太太產離小如錐卽呼之曰貓相公貓

小姐不敢斥言其小字食以珍味臥以錦綉嬉躍滿堂雖糞汚其几榻不敢詈一聲擊一掌也至今三四世子孫尙兢兢守其家德噫此又報之太過視清河某又安得同日語哉

娉婷

東粵大紳陳繼祖字少常於郭外向築小方山別墅亭臺池沼繚曲縈迴娶夫人柳氏未久旋以少年科甲出爲浙之大方伯夫人貌美而妬善蓄婢值歲歉家貧有小女子必多方購之來搓肌澡髮畫黛束蓮枯槁復映光采頓出垂鬟蓬蓬情芽相露卽售於大家爲妾茶色之來花顏而去香奩疊疊者幾數千金皆小鬟身價而欲壑不能盈方伯惡之不敢言視宦橐已豐假病迴里年方而立僑寄別墅聊以避囂亭臺池沼不亞洞天簫玉劉樊的是仙偶夫人於是時尙有數婢供職役其尤冠者三

一婢一媼一端端皆絕色夫人每與方伯同席而坐同牢而食必使三婢立方伯後恐背己偷與方伯目傳情眉送醉加意防閑故金釵環侍方伯如桎梏從未敢竊一嚮沙煎石爇火微炎炎市井如蒸山居獨爽乃召優伶於綠藤陰下演劇不迓朋簪不迎客履嗷嘈笙管水陸雜陳黻佩坐觀藉消晝意甚適也時三絕均梳背蘇州髻紅裙翠襟蓮鈎削玉着高底鳳頭行地上鐸鐸然伶人偷窺幾亂節奏忽婢玉笋如芽捧香茶一甌將盞方伯地滑澁欲傾跌楊柳纖腰已欲因風墮折方伯忘情遽伸手握玉臂扶之使立曰險哉小妮子何不慎也婷婷而帶赤面然却走避入班行夫人見之默不語俄頃慨然起携婷婷詣內室拔其釵釧袴襪其衣叱之膝立曰淫婢無恥意在盜家主耶曰婢子何敢曰頃見主人援汝想含情久矣婷婷哀訴曰

高堂援手衆目所視非婢子所料也惟夫人憐察夫人怒鞭拍
交下嬈嬈端端均叩首流血求以身代不許婷始猶嬌嘶繼則
氣促啞然無聲乃棄於空屋淹然臥地遍身血痕如胭脂點嬈
嬈端端守而哭驅蛩相綺狐鬼同悲慟可知矣夫人復出意態
甚閑時方伯猶夢夢也忽一痴婢馳至向夫人耳語曰婷婷蹙
矣夫人驚起默然輕移纖步重詣後堂意在收拾掩其跡方伯
是時迷惑疑懼不知云何陽烏正熾天無片雲忽遙空霹靂驟
降硫煙透鼻觀雷火走金蛇碎勻若山崩地裂袍笏遽逸鉦鼓
不譁忽堂後人聲洶湧知潮沸一婢走報曰夫人震死矣僕在
階下叱之曰適聞婢子死何得夫人死耶方伯走覘之則衣裙
如故粉黛如故僵臥庭際肢軟若綿者妬魂隨風早已闕散忽
又一婢來報曰婷婷震活矣走覘之則星眸乍啓櫻桃微露氣

斷復連呻吟欲絕香魂一縷如客始歸如夢方寤詳訊其原環
白所以始恍然悟悍婦之暴死嬌嬖之重生咸賴豐隆之一擊
快哉乃歛夫人而醫婷婷齋奠既畢參苓亦除卽選吉納爲進
室粧就釵翹鬢粲貌類天人定情之夕方伯遍摩其傷痕絮絮
終夜婷於枕上語方伯曰妾與嬖端本閨友如手足若妾之嬖
姊妹皆環之泣情摯意良義不忍聽其他適願主人兼收之妾
亦不爭夕方伯允其請然終嬖婷婷以爲返生香天神媒也後
生二子均入木天嬖無出端生一子亦貴二子陳情詔封夫人
時方伯猶清健齊稱偕老焉傳者或曰婷婷本名家媛因貧而
售者

懷儂氏曰河東獅吼代不乏人何碧落悠悠而於柳夫人獨擊
其項必其平時有大不堪以告人者坐享素封而鬻香售玉與

鵲母何異哉卽此一端已足取死方伯安坐而享三婦艷無替
無拘彼握麀尾驅犢車者定當艷羨欲死夫人嘗評其甲乙曰
白璧黃金不易婷婷十洲三島方住嬈嬈龍脯鳳肝不及端端
其珍惜如此賦然性最善怒稍拂卽與以杖玉膚常有指爪痕

鐵簫緣

海甯嚴生世家名士名湛字露文家貧未娶落拓寡儔故年已
冠而中饋猶虛嘗裹糧游天台觀石梁瀑布積雪成簾晴雷動
魄慨然得句云美人不來雲不住萬古長橋矗蒼霧青松翠黛
挺瘦枝雲意欲凝山骨露不知何日飯胡麻洞口桃花渺無路
夜深環珮或來游憶否劉郎采藥處高吟雒詠遙覩山靈忽巖
畔一石砉然中裂內橫亘一鐵物竭心力取視之簫也畧就水
邊湔滌苔繡斑駁光燦陸離生本工此隨意吹之可泣神鬼乃



狂喜謂山靈惠我無涯矣携歸寓所盛以錦囊函以檀栒非畸
人高士俠客羽流從不輕假席目明日束裝策蹇將至錢唐途
遇一蒼顏叟臺笠寬衣銀鬚雪頂足下時生雲氣心異之初亦
未嘗發語言卓午就村肆小憩叟坐於生旁凝視不去問食乎
黠其首問飲乎因黠首至再乃呼具豚肩羊胛之屬竹葉梨花
之沽俾自啜飲焉叟豪放能兼數人餐屢添屢罄生無吝容餐
已自鼓其腹曰快哉塵海遨遊數月未得一飽耶君高誼惠及
野人當有以報聞姓氏笑而不答旋辭去明日悠悠走孔道忽
山水暴漲洶湧非常陽侯怒鳴勢挾山立驚走登高嶠而水猶
騰起堦幾沒焉忽見叟裸體崩騰澎湃中大呌喝須臾斬一物
狂濤乃殺手提其首躍然出鮮血淋漓鱗質詭異告生曰此惡
蛟也知君橐有寶物意將吞噬而威刦之余已殲除矣生拜謝

邀之同行曰再圖良晤遂別視叟提蛟首白足走泥滓行如飛
毫無龍鍾態生至錢塘謁太守鍾君與先世有舊堅留之入蓮
幕東南欸洽飲宴極歡嘗泛舟看六橋烟柳抽簫吐音萬籟悄
冥忽見前叟闖然至曰郎君不吝曷餐飲老夫數日勾當幾饑
渴欲死俟作月老畢卽歸無何有鄉落落漠漠不復以口腹累
人生曰善呼僕取青嶼市蒸餅肉食野蔬村釀雖置叟前如殘
雲捲雨大海鯨吞頃刻掃去曰豪哉叟也取簫吹之嗚嗚咽咽
悠悠揚揚擬仙人戲海之曲叟側聽良久卽借而把玩曰此仙
人聚鐵洲之鐵豐隆扇風封夷司火鎔鍊而就若馬蹄汗甲之
精汚辱甚矣言已忽丁冬一聲已墮澤國生知其神靈無惋惜
態叟撫掌大笑曰郎墮甌不驚可云雅量雖然當反其璧旋戟
指咒水咤叱數聲水際露一巨壺大如箕色如靛擎簫出波叟

怒詈曰藐爾小神敢隻手持不以雙手獻耶果爾當斬汝首旋見二掌俱舉作合十狀曼笑曰姑恕汝取而叱之退生視之大驚蓋前則刊篆文曰石華此則文曰瓊液乃揖而訊之曰以彼易此庸有說與曰前所得者雄也今所易者雌也其質雖同其聲各別總之寶物終返太虛且寄名流藉作嚴合言已又洒然辭去生試奏之果亦能泣潛蛟而逐采鳳非凡品也遂囊之而歸先是太守有女名葆瑛破瓜之年才麗絕世隨任是邦愛西湖烟景可滌煩襟遂請於椿庭另築館舍於水雲深處時來游憩太守極鍾愛不忍違所常居者名簫樓蓋女本善簫每臨風一吹鶯鶯遽寂樓上度綺詞萬卷道書百函竟日靚粧焚香展對每當山雨乍晴輕烟拂渚時輒命畫舫造紅藕花中吟賞竟夕或又於清夜易粧紫衣烏帽乘白雪騶二八嬌嬈皆綠衫短

劍累騎追隨林樾叢深登高舒嘯峰巒秀削倚石吟香旋又捲
劍起舞一時游人咸蟻集觀之以爲真仙下降杜蘭香許飛瓊
固猶在人間也而不知爲太守之女公子女厭擾一夕易韋布
荆釵携一赤脚婢乘一瓜皮艇刺入浩浩渺渺蕭蕭瑟瑟之湖
葦叢中拙素所雅玩之竹簫上刊文曰月無賴簫可憐誰製此
仙乎仙美人名才子謚纖手擎葆瑛氏爰以之吹自製新詠以
時芙蓉秋老鷗鷺夜眠鏡水澄鮮璧月流素一時漁艇酒舸
在微茫破霧中船唇徙倚數聲清弄月爲之停雲爲之遏矣
聞欸乃出於滄浪嘔軋搖於水滸曰是尙有人踪踪至耶一
岸然道貌鶴鵲綏綏飛至曰女公子雅韻不俗可假吞吐而
激昂之或有一二聲可入聽也笑與之甫經沾唇尺八暴裂女
不愠反啓櫻微笑曰棄才耳曰女公子不悔耶曰此人間曩才

只堪漁釣惟天上鳳尾方許長生曰老夫魯莽自顧何顏昨夕
捕魚誤網一鏗鏗者旣譖爲簫願以持贈女受而吹之不能入
破幾疑爲啞鐵也叟授以運氣運指之法約略數折湖中大魚
起舞天風浪浪生於蘋末月輪遽黯水鳥悲號旋曳餘音則雪
浪不興銀蟾復露簫固無恙女神奪心記載拜曰叟吾師也願
以珠花爲贄笑却不受曰子得此在人間已無敵尙有緒餘自
有情人親爲商略此雄彼雌亦將會合乞留意焉言已遽去女
悵惘久之聞烟際已歌曰贈子石華兮飯熟胡麻雌雄必合兮
宜爾室家掉頭去兮將尋吾槎聲頓寂女携之歸署如獲奇珍
朝夕簡練精神遂通豁然悟如仙授矣女金閨秀彥實不知幕
府有生也一夕太守家宴女製詞介麋壽吐鸞音公詫絕詳訊
所來婉以實對私異其神時生獨居聞仙韻因風耳根舊識曰

異哉此石鑿音也。馮夷攫去胡爲乎來。再傾聽良確。魚耗無由
生。問女吹簫倚壺中天。詞云。誰家仙韶過行雲。驚起棲鴉眠鶴。
不是吳門行乞慣。不是東坡游躡躑。瓊液新收。石華舊隱。水蘭盞
抽獨一。離聲慢餘音。刺耳振觸知否。劍返延津。珠還合浦。靈物
雌雄。逐如鵲似。燕離魚耗。鸞馭乍停弄。玉壁月涼生。蘭膏彩匿
小度參差。玉情人何許。按。諸應來商略。詞成書以碧箋。朝夕諷
詠。以寄遐思。當太守之留生也。款接之殷。供具之盛。分已踰恒。
而賓主詞賦倡酬。尤樞勁敵。一日偶至生室。見詞劇賞旋命開
筵。呼解語青衣善歌。紅粉按舞。奏被管絃。親搗擗。聲音曼曼焉。
生攷。慨呼。然以瓊液至。太守側。久之曰。君之豎笛亦鏘鏘而
成者耶。曰。非也。始得於山。繼易於水。前後幻蹟具述甚詳。曰。異
哉。是神物也。明日召生而告之曰。有弱女待字。有年。願奉爲

足下箕帚生蹶蹠悚悚謂翁誦已拜而辭曰落魄之人敢邀非
分耶翁固言之擬流齒德爲永太守辭曰勿爾已預有媒矣乃
卜吉成嘉禮甫館詣華燭醉心及曉仙侍曉治奪魄恐劉阮當
年猶遜一籌焉女私謂生曰君知吾夫婦爲羅之所托乎曰不
知曰吾父見君詞句始訂婚姻當時來謁已留意於君子至是
方決乃於金蓮燭下互述由來并及寶物生問叟何狀女又摹
其形顏服飾對笑曰淵哉仙翁爲我作撮合山矣惟不知其姓
氏名字向空焚香默謝塞修明年生中鄉魁聯捷取進士無意
仕進乞假回錢塘女恐不育勸生納姬生笑謝之忽一日幕賓
扶鸞箕大書曰尺二鱸魚酒一盃狂歌泥飲趁斜暉枯槎且向
星辰倚又到人間要一回吾陰長生也速召露文進士葆瑛夫
人薰沐至前與老夫話舊夫婦聞之均喜拜禱極虔箕又書曰

質伉儷賦聚不憶接引人耶石華瓊液物亦比肩當爲我壘奏
一聆前韻生奏仙山跨鳳之章女奏仙偶乘龍之曲曰妙哉與
君夙緣不能明告但宜腳踏實地早謝塵勞方是大丈夫奇女
子蓬萊高會相見有期毋謂簫玉不能嗣徽音也千萬珍重我
去矣再叩寂然明年太守公於官夫婦送靈輿回籍又送輿輓
歸途遇響馬鞭刀戟森然已在車首衛者將逸生與女叱止之
各以簫迎禦簫中各飛出青龍二天矯騰擊水電交飛賊驚爲
天神紛紛跪禱而後散再視龍已杳簫如故也到籍事竣卽遣
散奴僕更道裝跨衛入天台石梁西躡結茅以居每當月白風
清縹緲數聲元鶴來集三年後茅忽無故自焚乃雙雙笑入雲
漢不知所終

懷儂氏曰道家每云度師所謂度師者其卽護法人與如嚴氏
夜雨秋燈續錄

仇儼當是陰君前世度師故不憚殷殷導引與昔延津之劍既
離復合天台之簫既合復離神物變化可以恒理測哉其始也
似爲世人撮合而來其終也又逐仙雲縹緲而去離奇光怪莫
側端倪金仙作永美人品玉無論烟霞嘯傲卽塵世棲遲亦誰
不目之爲神仙矣耶噫雖爲臧獲所欣慕矣

海棠詞

鴈影一繩蛾眉萬疊嚴霜欲落自齊俱枯有沈秀才者無聊願
煢煢走荒巖循曲澗日暮忘返遙見有畫樓一角出於樹杪奔
而跡之意在求假宿溪上獨一紅橋循橋而入金鎖獸面琳栊
聲聲似是甲第入而微燐以嗽亦無人應曲折數處花木參差
甫近修廊忽聞閣內有女子聲曰聽之一女曰前夜一杯尙未
決勝負卽作罷論耶一女曰休矣世無麻姑眞傳人比牧豎擔

冀如此深山良夜設有王積薪倫至不幾聞而笑然耶一女曰
作楷好否曰美人簪花格世人反爲怪屋漏斷釵紋幾疑爲符
籙必方方整整能於試卷上討生活者方入俗目那得不令人
氣沮耶君蓄筆硯焚棄爲佳一女曰彈琴好否一女曰昨聞一
笑柄姑述之以供諸婢捧腹昔有一士善琴自稱絕妙一日正
彈聞門外有歎息者延之入問曰想是知音故爾愁思曰先人
工此耳士大喜曰尊甫家傳必是真賞援琴再操意在炫奇其
人聽久之色殊不懌問何故曰先人所彈非此音雖略似但一
絃且多一木杵敲鑿耳衆大笑一女曰彈琴者被汝奚落死矣
一女曰作畫好否一女曰燈下繪色恐其不潤我亦有一笑柄
述之以博一笑曰第言之曰昔有一山西賈客江南聞人家多
畫喜容與形狀酷肖心頗嚮羨一日將回里詣畫士求爲其亡

父母畫真第告以若何貌若何態畫士彷彿爲之與以資約竟
 其業某日來取屆時適釐士他出其妻誤取春工與之買亦不
 閱載之藥歸則遍請賓客親族展卷與觀及露乃遠掩笑語曰
 不圖二老者在那邊尙如此高興耶衆開笑不已一日姬子值
 得批煩此豈閨門語耶曰深夜無人落得鼓舌一女曰良夜迢
 迢何以破寂一女曰還命婢子煮酒縱飲大是樂事旋聞有喚
 婢者有邀客者有彈燭者有支鑑者有安才箸者有布置几榻
 者有彼此讓坐者或拇戰或藏鉤或射覆或猜謎色色當行一
 女曰我輩亦宜小弄筆頭動學文士一曰以何爲題曰階下秋
 海棠盛開極爲爛漫此花思婦所化名曰斷腸故楚楚可憐臨
 風欲活借花誌感聊以解嘲好否一曰甚善請大姊先賦然後
 聯貫而下如詩不成金谷有例一曰此花不宜賦詩似以小令

爲宜衆曰良是聞曼聲吟曰碧梧金井芙蓉院紅粧翠袖依稀
見小妹正梳頭一枝開晚秋頰痕嬌粉浣不管人腸斷猶幸說
無香三生還斷腸一女曰哀怨哉吟曰春人性格秋娘命春韶
無福三生定索性再遲遲與梅開一時檀心如豆大中有情絲
在莫道此心酸心酸人乍看一女曰二姊暗用梅聘海棠典入
神矣吟曰夜深清夢依然好惱人那有鶯啼攪遮莫捲簾瞧防
他燭淚拋一般籬菊瘦顏醉何須酒人遠隔天涯西風珍重些
一曰三姊着意秋字亦何其韻妹當拜下風矣卽吟云託根喜
傍牽羅屋避寒也怕嚴霜酷一穗嫩胭脂夕陽殘照時前身思
婦淚粉蝶偎他睡不管可憐儂淚痕如許儂衆曰婢子當罰故
作哀怨語令人傷心曰率意言之自然流露然則姊等亦有興
會語耶言已各皆酸楚畫簾倦處彷彿有彈淚聲旋聞觥籌交

錯泥飲極豪一女曰夜深矣妹擬就寢一曰良會不常宜小坐
一曰吾固知婢子不耐夜戰昨甫篝燈卽擁被作嚙語一曰渠
作何語曰不敢言恐招伊怒固強其語笑曰妹子想妹夫矣一
女果起似以玉腕擊之釧聲鏘然衆笑勸始已曰像姊姊好慙
睡不雅相動以纖足壓人肩頭衆乃狂笑乳燕嬌鶯喧呶終夜
旋聞雞唱衆乃歸寢環佩珊珊聲漸遠也沈犬伏不敢動俄頃
晨光透白聞閣內剔聲正濃乃趨詣廳事視之見中懸一墨畫
山水署永壺老丈囑迂叟寫蓬壺清閼圖以疥壁左右一聯云
數百歲陳人酒胆詩魂隨月古一二聲清磬鳥啼花落送春歸
又一聯云百歲光陰如過客一家兒女盡詩才案有書有箋壁
有琴有劍罍有香已燼膽瓶插秋海棠一簇鮮媚可人布置貼
妥沈不暇賞玩不及徘徊思盜一物歸以示人視階砌有蓮鳥

一雙似曝秋陽而未收者俯拾其一視之瘦不盈握刺繡精工
顛嵌明珠如黍如菽底實香屑若麝若蘭誠醉心焉懷之拔關
循舊道而出回首山居懷角殘紅猶出樹杪歸家惘惘竟不知
其爲仙爲鬼爲人與妖也潛以繡履藏之錦篋偶以示人莫不
詫絕人有嗤之者曰旣盜其物曷以琴劍歸猶值得十數貫錢
而乃爲從者竊屨來與爰相約至故處則斷岫雲迷樓閣杳然
林壑陰翳悵惘良久聞隔山樵歌曰雲茫茫兮仙人所居石齒
齒兮誰識其途鶴歸來兮之子迴車可望不可卽兮何有何無
懊惱氏曰仙應無愁而女又愁甚妖應不雅而女又雅甚懷疑
不決問諸山靈恐山靈亦無語也惟是繡履懷歸珍同拱璧沈
耶似是情種而彼美絕不一假面目何耶

泥和尚

夜雨秋燈續錄

卷二 海棠詞 泥和尚

華山林壑層疊泉石幽深其先本陶貞白棲隱處後易作佛城
靈蹟最多主是山者爲寂海大梵澈律師頗精苦行熏修有年
赤髭白足之僧悟箭鋒聽棒喝莫逆於心而供職役者歲幾千
人禪堂一絕那僧此鬚碧眼形貌魁梧惟塵滿衣涕垢滿其面
恒終年不一洗濯衣無襟襠無底見人笑不知其笑何故見人
哭不知其哭何因見人下拜又不知其何多禮也以故人多以
獸目之僧亦自名爲獸和尚然每見律師上堂則又沉沉靜靜
悚然竚立不敢以憨態示長老每下山市酒肉啖飲盡歡師知
之亦不加叱辱一日出擔水見水上一赤色蛇爲鴝雀所傷蟠
屈沙間蠕蠕將絕昂首睨僧若乞命狀僧咒而取之繞臂上如
繩之纏縛夜與蛇眠每食必與蛇共人勸之棄不聽也一日又
出而刈薪途遇一犬尾之行風癩遍其體腥膻惡味蠅嚼其膚

聲嚶然往來飛集僧憐而牽之歸夜又兼犬眠每食又兼與犬共人勸之逐亦不顧也功課之餘犬與蛇嬉蛇與犬戲犬聲猶狺蛇行索索僧側身其間又爲之手舞足蹈不知其樂之何似也偶他適必覆蛇於被臥犬於牀人有窺瞰意代爲之棄代爲之逐者大駭見蛇粗於屋梁赤質黑章血吻遽吐烈燄已焚其鬚眉方駭詫狂叫犬躍然下則身大於牛斑爛被體騷發怒吼坐香善知識咸辟易傾跌墮榻下矣僧聞聲急返撫蛇曰咻咻撫犬曰呶呶旋小如故而癩如故也時邑苦旱禾枯如黃髮樹剝如赤膚宰白足徒行蕪香步禱而旱如故邑有神巫張四喜者築高臺環柴薪自則搖鈴擊鼓歌神歌舞神舞百端媚神誓於衆曰三日不雨請然薪焚巫巫不悔越三日而旱如故衆將舉炬巫哀涕叩首乞恕狂言衆大笑聽其逸又一老儒顧守經

者遍繙秘笈曰致雨者龍也天不雨龍病甚矣當藥以治之乃
結壇搏泥沙爲龍形而空洞其腹編蚪殼爲鱗嵌雀卵爲睛削
柳枝爲尺木煮藥盈巨甕皆荆防發散之劑灌之一日夜仍不
雨又一西賈游山獲一圓沙石如氣毬曰此鮓荅也龍交驢所
產者西域法以之祈雨無不應乃於壇上置大盤汲水終日以
圓石滾弄之三日石破碎而仍不雨更有議披髮斬旱魃咒水
迎蛇醫法未施而嘲謔至焉夕粘一帖於壇曰神巫良可哀爲
祈雨不下臺幾乎遍體都燒壞顧老不知羞爲祈雨藥龍搏開
方枉做醫龍手西賈太無良爲祈雨蛋滾傷今番欠了驢兒帳
一時傳爲笑柄而炎炎之火繼逾熾矣宰書募律師清範爰減
騶從親往精監乞和尚出虎溪迓龍澤大施法力以活災黎感
佛力也師曰僧實無術有默僧某代僧施行當有驗耳呼至方

慙笑着橫鼻不掩肝曳破袈裟脩脩縷縷然宰有難色師曰長
官試爲之否則罪僧也姑携之入城僧左握蛇右牽犬口中喃
喃不知何語是夕先送之館舍眠擬於明晨結壇演默法邦之
人士莫不非笑之以爲是愚且莽者何能爲僧在館中命吏胥
以華燈照耀一室老酒一罈牛肉一器供默饌時方禁屠吏胥
不許曰違我卽去矣或曰姑與之以覘其變酒肉至僧袒而坐
隨口唱山歌且歌且噉兼飼蛇犬曰虬子啖汝山兒啖汝碧落
湛湛黃泉深深行頗不易恐餒則敗乃公事當儆汝量狂吞速
去速去犬吞噬旋以片紙書符置蛇頭又以尺帛塗篆繫犬頸
叱曰虬子升天關山兒裂地軸陽氣升陰氣覆陰陽施舍雷霆
急迫敢有違者斷汝首穿汝腹急急如律令蛇颺然飛出簾外
犬亦呦然後隨須臾不見僧大笑鼓掌倒地酣睡鼻息鼾然大

雲如山遽起於東南濃雲如墨又升於西北雷聲殷殷似在地
扁電火馳馳似燭天池少頃砰訇一聲如山谷崩裂雨傾盆矣
綠野霑濡田老報甘霖三尺晨霽宰服神靈冠服往謝僧睡正
濃視殘肴賸漉猶狼藉淋漓几案呼之寤走不顧曰爲宰官盛
德致吾虬子逸山兒遁殊可憐生耳痛哭回山適律師在門首
趨而頂禮曰幸不辱命然亦狼狽甚矣走至文室登木榻臥三
日不能醒律師忽遘微疾沐浴跣趺坐榻上口呼誰導我去誰
導我去衆不解有問師將何往而負導者耶曰汝不能導我去
向我作麼生次日呼甚急音亦悲僧豁然驚醒卽蹶然起大聲
應之曰猷和尚送師去師大喜合手作偈曰妙葉蓮花國清淨
如來藏刀下斬千魔水上打一棒歸路認分明直闢何多讓嘆
赤脚擔簦送我歸還是弄蛇索犬猷和尚一笑目遽瞑視僧氣

亦絕體亦水矣衆始服其神異均龜而茶毘之各得舍利子百
餘顆越十日忽禪堂鼓無故播鐘無故鳴響罵叫號喧呶不已
聞其聲不見其形質執事者問誰何曰狀和尚回也還我舍來
速回我舍來曰汝證涅槃已十日矣何得有舍曰寃哉送師詣
淨土畢吞鳩尊者邀我大雪山看瓊瑤戲飲波若湯纔一霎耳
何塵世光陰如是之速許多未了事何遽無棲止行當擾大衆
不得安莫怪狀子無賴也衆曰汝事畢仍歸未嘗預白貧盃好
飲耽樂忘歸實自遣厥累無已其爲汝策一泥舍好否乃語塞
徐徐作默聲應之曰也好也好速辦來速辦來爰倩工肖狀狀
近佛龕而以舍利寶其腹搭腰曲肘笑容猶可掬也士女瞻仰
咸拜而呼之曰泥和尚泥和尚至是始安然夜寂佛燈黯泥像
猶往往伸長臂丈許就而剔其亮聞人呼其名往往腹中應之

曰在祀以酒或應之曰妙多幻蹟云再三十年忽示夢於後之長老曰默子去矣像遂寂旋遭兵燹毀壞妙矣哉令人悟明鏡非臺菩提無樹也

懷儂氏曰和尚神通吾不敢信惟一言慷慨送師歸山則默而近於俠矣大醉如泥故以泥肖其狀和尚更能下一轉語否

一裘報恩

大梁府之司閹者曰秦鉦江南人午餐後偶詣上河散步見三四禿髮童子以長繩繫一大狐就地而拖曳之膚綻血流瞠目流淚默無聲息意將待死問童子此物何處來曰頃在呂仙翁祠字紙堆中見是物僵臥酣睡如醉如痴如蠶之眠如絮之軟撲之醒亦不逸亦不能運動爰繫之作耍耳曰莫傷他我與汝錢買鮮棗啖曷解而與我曰諾各與銅錢二十枚自抱之歸若

狸奴之馴擾也歸而藏之臥榻後斗室中眠以席覆以被終夜
忽甦側目睨秦若有情若無情然終戀戀不敢遠去乃日買
糕餅飼之輩者一嗅卽去素者以前二八搗而啖之亦至亦捧
甌而飲之明日看者甚多惟閉目儼然聽人物色而指點之忽
太守如夫人遣婢子傳語命以狐送至內室一審閱狐醫不肯
行抱頭滿室中奔竄秦視之曰渠吾主也乎曷爲我勉一行始
不動其价抱之詣內狐以兩爪覆面戰戰栗栗若有大不安者
如夫人素多情命人買果餌蒸餅等物與之飽出是夕仍啖秦
家物如夫人賜寶不曾嘗些須一夕忽不見越兩月秦方體燈
伏案檢視案牘忽窗櫺有彈指穴聲而睇之則一顯影翩翩之
美少年俏立簷下着白綾衫朱履素襪風致洒然問何人曰秦
君莫驚僕卽某日上河之病狐也魂魄痴迷幾斃兇手預知是



劫匿以避之反爲所執非君援救尙有今日耶現行將赴燕臺
事竣卽赴上元姥召考館有寸進皆君所賜頃有諸臺不腆之
物在窗外乞晒納聊盡寸心不敢云報也藥方欲有所自而少
年已翩然出戶外趨出然燈燭之一大包裏提其輕燼下展
閱乃一嶄新翠綢白羔男子襖身段符合宛稱體裁者視襟角
紙條寸許押某舖印記明日持示之曰是也昨午一少年以朱
提五十兩買去者何乃尔若處耶始知孤獨老頭亦不量以添
泉汚君子翌午蔡方與同儕數輩促膝談其儀制忽爲際一僮
飛墮几上聲鏗然啓之中寶鼎乳龍初沸計百餘顆紫苞翠
蒂玉露瓊漿晶瑩猶濕又一薛壽箋書云君足下昨宵一晤
從此天涯令人多感行至燕臺適貴使以紫塞葡萄進其餘者
堆垛盈篋僕以青猷買於貢使之使不敢獨嘗請飭奴子實至

尊處途中戲填子夜歌非云合拍聊誌戀忱詞云凭無情驢歌
在道催我一程程遠望千里漳水東流銅雀暮雲幾點神馬奔
疲鵬輪逐病體輕於燕大梁城裏看鶯烟下有故人庭宇落
花簾捲憶前番神迷魄倦官廳曉窗相伴脉脉無言殷殷問訊
調攝情非淺此時纔識我翩翩妍秀豈幻華市爲家天涯作客
彼此萍飄慣寄將來一穗葡萄露痕如浣尾署樗卿頓首四字
蓋狐行甚速數百里程途一日耳未幾太守罷官秦出署僑廬
呂仙翁祠卽於小紅樓下作臥室偶出詞箋風簾把玩頗擬裝
池成冊乞名流和章大風忽來箋遽脫手飄至空際盤旋不已
少刻墮地字跡全悄正悵惘問問樓上鶯聲曰樗卿乃妾之兄
也渠赴上元仙府已考擢通天狐授職仙班從此游行可免小
劫箋在人間飛短流長恐又遭巡方使者彈劾去爲宜君請

少休矣亦行矣問仙考何題曰首藝擬加女媧皇帝封號勅次
藝天河真源攷三藝月府掃花歌再闋寂然

懷儂氏曰玉樹臨風不足喻其貌藻芬浴露不足方其才狐也
真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何落魄上四不免爲兒童所侮左芬
之妹想有神通何不能化太冲耶三銀燕在裏狐識報恩烏鴉
銷痕狐知懼禍是又素守良知而不昧本來者供職仙班定書
上考

馮鐵丸

燕趙大俠馮君無名氏橐中恒寶兩鐵丸擊飛走無不中途遇
綠林多以丸禦侮甘蠅之羽猿公之鏃不足方其溜澆也故以
鐵丸名年七十銀鬚雪鬢奇氣漸平往往爲賣菜傭牧牛豎所
窘不爲屈問有談長生術者心焉慕之掀髯得意曰吾生授於

天聽造化小兒鍾弄之促能靜定能靜是真仙術之大妙者然
苦無真傳靈丸走四方遠邇流鍾臨貌稍奇異者必拜求乞衣
鉢然皆燒丹鍊汞豈人紙馬以爲爲尊非真道矣却不知年
七十二間番之勞山多神仙窟宇慨然訪之手輟膝足蘭栗肅
肅肅鉢清靜不疲山下有瑤觀丹竈霜清醺醺月冷邇道士年
高者三四輩乞示指南曰此下清宮也客住此能辟穀絕烟火
方至山腰之中清宮龍服氣輕身軀始到山顛之上清宮嵒峽
有期鶴詔不遠也然我輩住持垂三十年尙未見能至中清宮
者况上清宮耶曰躍等而進亦胡不可乃急搖其手曰莫妄鼓
舌入山旣深林木陰翳人跡全無豺虎肆虐魑魅現形恐未至
真境而已膚裂魂飛矣仙將奚適曰是非馮鐵丸所懼者知不
能強之止聽其裏糴策杖以入明月至更起沐浴隻身走齒齒

亂石間鳥道羊腸林深逕曲路有大壑石滑膩若磨石瑩若鏡少憩再買勇視山更高途更迷聽鳥啼若鬼啼虎足跡如斗太心怯強制之石壁突兀無可攀援蟠屈登樹頂視其上有齋路而登盤繞數處見一石堂額曰耐死處聯云三閭老屋烟霞寫一個蒲團鐵石人字作碧色與窗櫺戶牖皆鑲石爲之槓其扉側露縫窗二指隙之中有一僧面如華嚴微非縞容掩其塵竭盡心力不能替拜而呼之許久則熟睡微聞吟口應之曰爾來此將何爲處告以誠曰學仙大辛苦非齋頑如石不可予速退山中固無物不毒也問何處曰中清宮曰師曷啓其扉始容弟子入可教則擊耳曰爾既意堅能入師入後了曰石扉也我凡人何能推換曰我亦凡人也予既不能入我又安能出耶馮聞而悚愧拜禱百端終不應聽鼻息如雷已齋聲大作知不可

強然旣到此曷直詣上清宮或另有邂逅緣掉頭去走入白雲
石磴僅寬六七寸苔痕帶露殊滑澀下視蒼茫一失足卽齏粉
矣戰栗登之踰數處視絕巘層層斷崖如畫蓋亦不知若何里
許磴盡又兩壁如深巷倏而入又一石梯若天梯萬竇羅薛陰
森昏若黑夜猱升蟻附而進忽腥風至一狗頭豹隨之來驚擲
以丸吞之不敢再擲懼而躍於樹避須臾豹始曳尾去忽腥風
又至一人頭蛇盤踞石甍吐舌眈然如火霞馮擲第二丸亦張
口吞去不得已拜而禱少頃蛇又飛去神定移時始遑巡以下
仍踟躕而上石路稍坦頂平廠若臺見一大池湛然清澈紅色
魚如丹砂游泳其中者不下萬鱗池上環堆骸骨白如霜高如
邱一綠毛人高二丈許持竿箕坐其中背而挹釣馮驚以嗽毛
人遽反顧目光如巖電舉竿擊馮頂卽憤然倒墮雲霧中心鏡
夜雨歇燈續錄

尚明自知必死已而復甦則夕陽在山乃偃臥於下清宮門首
身體無些須傷痕至此始服果遇仙而離奇愴恍殊非恒理所
能測恥告住持私結茅於坡陀間朝夕焚頂仍無所遇明年北
走燕南走磬筦隻影孑然江湖幸鑾鑠無退志旣而幡然發
行心朝南海願見菩薩至則萬頃波濤海帆如蟻往來優婆夷
塞比尼男女皆貌禪非真禪不足與語歸途忽見一美女子衣
飾甚敝而朱纓翠黛玉貌鮮妍削玉蓮鉤行步酸楚呼馮而哀
語之曰兒浙人項氏名銀等頂禮方回中路遇劫僕婢咸逸衣
裝盡蕪腰纏亦空知居士慈悲願附舟楫返故鄉幸勿嫌惡而
却實感盛德曰姑登之女在舟次飲食調護頗示殷勤登陸猶
戀戀不去遣之曰依長者良便耳明日抵浙界路語馮曰前有
紅樓在大樹叢者兒之居也屈駕過從暫息行滕就盥沐馮辭

不獲隨之入一大第金銀朱戶粉壁紗窗似是富室一家見女
返喧報曰銀姑歸矣旋聞侍女傳呼開廳事款客少頃侍女數
人携文艷服因拜伏於地曰長君歸途遠涉極憊絲分不淺哉
瀕答拜唯唯旋聞太夫人至則一白髮慈嚴斑斑霜袍服於爛
揭瀕謝齋誼焉少刻既筵烹饌精美女親奉一觴爲瀕壽懽畢
益話兩海風景總不似瀕之邦座客不問女述申途滯滯事心
竊爲疑筵畢引之離廳將憩願安晨起女至寢室告瀕曰兒家
頗豐裕兒母重脩行聞翁龍事仙佛願留之小住免跋涉也乞
翁也許可瀕頗思休止勉謂女曰母老矣風燭草霜奈何以骸
骨累曰無足重輕也遂以廳事左室爲安榻設几案焚香却
掃枯坐受三發年餘禍俱不衰一夕其母呼女問客在此究竟
若何汝曷試之耳語良久女乃歸於室出告其母母喜極治香
夜雨秋燈續錄

風竟體柔魄醉心時馮正踟蹰學大士傳鼻息已和女至齋抱
其首曰如何馮瞠目視良久曰誰遣退毋謂老子不能拳勇也
女媚不已馮推却之說短偈曰古井之波清泥之絮波瀾不生
輕狂何懼女退而以狀告於母母大怒曰是死法也最起召馮
語之曰歲歉家寒無力供屠豕請去而為湯餅大驚不知所以
惘惘出門尋回之某鄉時年已八十矣所遇殊俗僦僦勞乘雪
峰宛然在目頃瞬息聞耳經言自忘乎長之齡不覺趨向非無
因乃冒風雪仍詣故庵尋之入門見女更侍母母下榻背乃拜
伏於地曰衰朽之夫不早自歿滅族無辜無師承禍海奔
馳更無終止願太夫人始發玉成而謂詰之毋曰客又來耶尙
可教仍引之故巢俾就棲息一室女又躍然至復首如前狀曰
如何馮惶惑不知所對惟再拜頭搶地若崩厥角女又以狀告

母母曰仍死法也逐之女爲緩頰始留年餘女以前狀來馮焉
然感觸慧悟頓生徐徐笑曰非怨非非憾無明無無礙一切本
無法四大皆有情味桃花開向陽冬雪一段琉璃活潑春女退
而以狀告於母母笑曰客可教矣乃召馮至後堂坐而受其拜
拜已母曰三度朝木公九次謁金母不能度一老弟子如道教
何授以秘笈一函曰是皆龍虎坎離之要法水火嬰爐之正宗
勉而讀之遵而行之不患不增純詣女又出鐵丸二自此物猶
記憶否馮均載拜受之母女大笑而起咤叱數聲忽有元鶴二
集於庭母女各跨其一二瞬間又豹一蛇一雲中下侍女爭附
其背倏忽已在雲際撥雲頭語馮曰疏等而進道家所最忌者
勞山之傾跌其覆轍可鑑也言已頓杳視屋宇全無人物俱杳
惟荒林殘雪凍鵲蟠枝而已重返勞山仍以鐵丸自衛惟安居

下清宮甘服賤役出則耕種樵汲入則洒掃炊煮老健無病頗不憚勞年九十一日忽起而沐浴禮拜后土曰馮鐵丸今有歸着也遍揖同儕走入室中一笑而逝其尸封石龜中越三十年有樵人見馮衣履如故飛登千仞岡含笑弄丸且弄且走問之不言呼之不應俄頃已爲蒼霧所迷歸而告人啓龜視之衣冠如蛻惟裏一玲瓏笑兀之石峰可伴盆玩

懷儂氏曰勞山之藟有心也而踪跡非乃近誕南海之遇無心也而牖迪非乃近庸庸亦誕誕亦庸也然求之誕者誕以應求之庸者庸以成訓迪百端皆爲躁進者痛下針砭吾願世人守其庸棄其誕則可齊喬松之壽列鍾呂之班駕漢騰霄瞬目聞耳毋謂冲舉羽化世絕無其人也馮君胆量如此智慧如彼一朝遺蛻化石示人想至此始省學仙非齏頽如石不可

蠓公子

瓊州有古島蛟人蛋戶環築苑宇捕魚以居活水當門海通潮
汐無爽約焉島之氓魚氏名某黠閭帥麾下弁其妻水氏婦有
風致能蠓媚其夫其子比目兒亦聰明能鯉承其訓留島宅有
年矣婦以蠓砧遠出家又貧素并白皆躬操嘗詣門前溪水澗
米將作晚炊見一鱸魚在水際游泳不去大驚恐其噬人意將
棄米而逸視魚斜側其睛瞋瞋其口意似有情婦亦以秋波逆
送之是夕就寢夢一秀俊偉岸丈夫私與之媾曰卿卿勿怖僕
卽予日聞所見之鱸魚也昔得昌黎氏文檄卽解懸居至宋季
兒輩又跳梁爲陳亮佐所殺率衆而東上帝嘉焉準以幻身一
親人道之樂數合卿偶卿其秘之勿以異類爲恥婦曰事可一
不可再吾家男子思劍可斬蛟索能捉蠓莫謂海民非屠龍手

也曰唯唯否否卿宜重自僕從此逝矣言已披衣下牀去婦醒
惟殘缸尙明窗月正白未幾腹震震且皤皤醫士診之以爲孕
隣人竊笑曰世有無夫而孕者則不然當是見胎然見其平素
貞靜從不輟與男子通語言疑莫能決孕十五月臨產產一物
隣媼來觀則潰其身尻其爪蟻其目龜其甲鉤尾鋸牙諸之爲
鱷莫不駭然曰此孽種也留恐害人曷殺之但婦良不忍見其
潑刺盆中似乞命狀乃以大甕汲水祭之呼之爲兒名曰忽雷
字曰骨雷雖聞聲輒滴其首頗若有知久之謂漸大腹彭亨如
豕矣甕窄不能容爰袒而投於門前溪水中視之曰爾雖孽非
無父兒也溝澮之流瀚澮之支無不通達爾曷尋爾父作汗漫
游乎壟間之載沉載浮戀母良苦又覘曰爾家此衣帶水無已
爾爾質爾爾形慎毋墮隣舍牛羊坡塘鵝鴨致而母不安祝

已醢點首至再作領悟狀不害物命日以臘粥飯雜菽麥飼之
聞母一呼卽揚鱗鼓舞出而就噉隣見其馴擾且有知不敢萌
戕害意且謫其假父宦親父幻兩媚之呼之爲醢公子云惟腹
漸碩大能餐數人餐母以爲苦一夕將寢聞門外有扣戶聲啓
視之見醢正蠢然來忽蹶然去門側堆海魚無數時正伏臘亥
市價昂遭大兒昇而鬻之得資無算由是每夕必以海魚或蝦
蟹蛤蚌之屬委傍雙柴餐賴以甘業賴以裕婦之夫本園葺人
盾鼻矛頭資僅供飲博實無力贍妻孥至是婦漸以餘資付大
兒學貿易兒年十七母泣謂之曰爾終鮮兄弟雖有醢公子究
是異姓兒不可以長恃爾年已冠婚娶及時守鰥廬徒蠟屈非
計也曷走四方求蠅頭利乎兒拜辭囊金趁海舶遠至廈門售
珍錯海味爲業婦猶掌門楣登山望夫骨幾化石倚戶望子淚

幾成永幸日坐弊機與疆公子伴晨昏也踰三年痛夫不歸思
兒甚切偶詣水際語疆曰水氏得汝終不足以羹飯奉祖宗賴
汝兄千鈞繫一髮作客天涯三年無耗阿母能勿悲乎爾旣神
靈誠有何術往探海天空闊忽挾風濤一息行千里非一荏懦
滯比也視已疆黥首至再一髮杳然時大兒在廈門已大得利
貨山積不能歸雲鴈江鱗多爲殷洪擲去頃正赴粵尋余氏勾
當中途遇颶舟遽覆資斧喪傾命在呼吸忽水底有大魚負之
背走洪濤巨浪中陣馬櫓烏罔喻其疾出水登陸慶再生矣視
大魚猶未去曉之疆公子也始大駭異曰吾弟神哉何拯我之
速也黥其首阿母無恙乎黥其首母遺汝省兄乎因黥首至再
曰吾弟曷歸乎不肯去曰吾弟欲得見一物爲信乎遂又大黥
首若賞其解事者曰忽忽海濫無紙筆作書曷以左腕金戒指

卿去上有刊文曰焦氏內省四字母所識者奉金萱入目知玉
樹不摧兄之萍飄亦將璧返耳弟其挾風雷而騰海若也噩泉
卿戒指去旬餘婦方臨流忽見噩返跳波吸浪其意歡欣婦戲
語之曰爾數日遁往何處其真尋汝兄乎噩點其首曰尋得汝
兄兄尙好否又點其首汝兄亦不日歸乎又大點其首不置曰
汝兄可有家書乎乃逡巡近釣磯口中吐一黃物鏗然墮母前
取視之大驚駭曰孽物何殺汝兄號哭不已噩不能辨惟痴痴
木木吹嘶作波婦且號且詈曰汝不殺兄何金器由汝腹中出
三年乳哺何太無良謂悲涕無以自明忽躍起丈餘嗚嗚以首
擊巖石石爲摧隣人視之曰腦漿綻裂死矣婦逾慟收淚謀谿
畔尺地瘞其尸樹短碣曰噩公子之哀傷良人之遠征雖夫實
寡慟兩兒之湫漚有禍必變哭幾喪明魂將入夢以爲二難先
夜雨秋燈續錄

後游泉下矣忽一日有巨艦遠至揚峨鳴鉦育欲擣蒲溪磯修
樹近彼岸則眺足先登入吾廬則亭玄相就隨之見也蓋兒已
成富賈收肆回矣忽又花貌鮮妍玉容鑒潤難禁夾侍妓嫵前
馳拜罷呼姑駭然倚壻一對玉人也蓋兒已娶李氏婿等工
謀之范蠡歸載西施比盡孝之曾夢麟騰北地出寶璫樓閣關
沃產納粟爲郎隣人嘖嘖稱羨魚氏其也一日將往朝覲弟
不見跪而問母母悲曰爾公子已舉命久矣偶訊何故母悲不
可仲隣人詳告之兒大慟曰弟非殺吾晉親吾弟矣爰隨願述
珠江援救事尋其墓而哭奠之越一縷雲絲起於天末何謂急
電水鳬交飛霹靂一聲雷蕙蠶昏乍酒枯魚之泣遽失橫公之
尸蟬蛻無痕鑄原抱痛矣明日示夢於其母曰兒已仙去乞母
也勿思損餐眠言已化爲美男子再拜膝前玉貌翩翩如其父

當日入夢狀村雞警寤聽遠遠有簫鼓呵導聲升於空際是夜
島之漁人席月撒網亦咸見有魚冠仙吏手白羽跨青虬擁以
旌旄導以戈戟游行水上倏忽升天者比目兒乃迎父以歸
懊儂氏曰疆者惡也物也何得以公子名然吾見夫世之所謂
公子者矣澡髮畫簡錦衣玉食以狎客嫖朋爲骨肉以父母兄
弟爲寇仇千金卽註頭銜五倫惟知妻妾尸居餘氣鬻質游魂
猶復奴隸才人唾棄正論未死卽遭鬼瞰將斃尙抱妓眠生而
天堂歿而地獄夫夫也其亦愧此疆公子乎公子而人也則已
而物也而惡物也吾直欲呼爲疆先生疆長者疆大丈夫區區
曰公子屈公子卑公子甚矣至若水府旌奇泉臺換骨永脫苦
趣上列仙班雖曰想當然定非莫須有

洞房花燭間東西

有皮秀才者祖遺田產甚豐而性慳且痴多疑且妄嘗昏夜讀
書偷兒已潛伏於窗下聞秀才且讀且語曰如此刻苦定中鄉
魁是宵當有魁星出現否偷兒退而粉墨繪面左握紙劍右執
枯毫潛立於座後秀才回首驚且呼偽魁星因而大跳袖襟其
燈燈光遽滅秀才懼而就寢鼻息鼾然偷兒乃大爲搜括銀錢
衣錦箱篋一空然而立之年尙不知有人道之樂偶行陌上見
狗在草際交合退而問人曰猶猶者何事加於其同類之背人
嗤之曰子不知耶春意足百物育狗性發如人之與婦媾也又
問人與婦媾何故曰子身何處來耶男女媾精始有人種既而
大悟曰詩云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當即交媾之媾不然既見又
覯非重文耶心大動忽萌娶婦想初娶老儒之女貌頗佳合卺
之夕解衣登床墜命婦作犬伏以任其爲所欲爲婦怒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人之性，其猶犬之性與？乃大詬厲怒而出。其婦踰年不能忍，倩人作水水曰：「子不知娶妻之難耳。不貞之妻實足召辱，稍不慎，卽老元緒矣。」曰：「何爲不貞？」曰：「處子貌美，嘗有人踰牆而樓之者是也。」曰：「若是，且奈何？」曰：「易耳。如風鑑某有女，美且貞，但非以豐資聘，不可。秀才倍其資以與，水入橐，仍以口舌撮合而成娶。歸，秀才私計貞之與否，於何驗之？旣而大喜，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默容百出，曰：『得之矣。』是夜登榻，新婦含羞遽以勢示之。問此何名婦，不語。堅問之，乃俏語曰：『此陽物也。』秀才大怒，以爲其婦知物之乳名，必不貞。又出之。明年娶漁家女爲婦，亦如前狀。問何物，曰：『此龜頭也。』秀才大怒，以爲其婦知物之官名矣。又出之。是年秋，又娶玉工之女爲婦，問如前狀，曰：『此玉莖也。』秀才大怒，以爲婦知物之別號矣。又出之。由

是遂鰥年三十餘心頭歷歷繪犬狀慙慙大熾不能耐斯須遍
託同人代爲物色一貞婦玉臺之聘舊桂之酬已所不吝也友
有涎其值者代覓一中年妓名黑牡丹頗有妖艷且略通文敗
柳殘花車馬冷落而粗釵膩粉猶帶笑倚其門間有人欲娶之
爲婦恨不急急走入室固無待迎七香車也友預與妓訂歷歷
言其狀曰定情之夕渠不問良已若再問當對以摸樣語毋輕
道主名妓曰諧聘已旋娶却扇筵開風姿尙在秀才趨近其肩
玩其貌嗅其香婢已醉而骨已蘇矣酒闌客散急急入帷以勢
示妓問此何物妓瞠視良久曰此何物耶一東西耳秀才大喜
謂此必貞不然何但云東西而不能知其名氏與跨而綢繆新
發之矚其樂更急少頃事已命妓拭其精妓曰那有間情爲汝
拭涕秀才益喜謂明明津也而誤爲涕因僵臥繡衾口吟一絕

云三十餘年娶一妻洞房花燭間東西而今纔識于飛樂一陣
酸麻流鼻涕秀才北人涕字作平聲讀耳妓聞之撫掌大笑曰
汝邇未成人且不識尙作詩耶蓋俗以人精爲未成人秀才乃
懊喪不已晨起有無賴子以一帖署於門曰笑柄無如皮阿獸
洞房奇計巧安排誤將涕字平平讀好把精兒緩緩揩才旣秀
兮何太怪妓而老矣況能乖明年獸物生獸種噴嚏連連滾出
來又署一聯云女黠男痴鼻竅纔通休教犬人乘我取頭銜新
換不妨龜久之魁曜無靈名終康了青氈坐困家業遂傾妓語
秀才曰子憂貧乎曰然曰一頂綠頭巾豈真壓人欲死耶奴非
貞婦子真妓夫如不以爲羞饘粥無缺耳秀才大喜曰男雖失
業女能禦貧鼻涕不妄流也遂漸誘良家子眠其室而脇秀才
爲之毛人有顏其室者曰免鄴軒

懷儂氏曰秀才狀且怪妓女優以柔無賴之子諱而虐均可鼎足

小報應

桂林諸山奇甲天下翠峰之麓有孔有德舊邸縱橫瓦礫蓬顆被之惟存大石獅二向峙於邸之大門其二稍遜者乃列於邸之重門嘗受星月精夜爲祟村中小兒女啼泣多瘍獅吻有血跡雷擊其二隳其一大一小人呼爲太師少師云京江鄂叟眇一目塾師以其目斜遂錫名曰斜字曰勿斜初以負販起其家銅山鬱若蔬食晏如阿堵之物如邱邱當之容如鬼慳吝其秉性也每日晨餐一盂麥仁粥鹽搗來其卽爲佳品人有勸之曰何自苦也雖不能饜梁肉啖珍饈然鹹鴨卵五文錢耳味旣美又值廉買而噉之何至饕餮獲雷擊曰善如言以購之然終不

青逕吞噬每卵以刀剖爲四如瓣落如瓜分餐其一分之一且
毓毓焉餘則覆以甌留晚饌一日正食一病丐携幼女踵其庭
而哀之涕泣慘籲其子珍郎憐之慨與一文錢叟見之大怒痛
撻無算以爲其子不肖不知慙遷之苦積苦之難旣而自作達
語曰噫身死終是汝物刻儉胡爲卽連食嗚卵盡其餘出而告
人曰吾今日窮奢極欲矣聞者竊非笑之倏忽珍郎年已冠娶
與以數千金殷殷諭之曰家道漸頽焉能任汝坐食曷買於大
都視土產有吾邑所絕無者賤值售之歸當獲萬倍利也昔汝
祖年六十僅以千金與吾走燕趙齊魯歲值荐饑吾盡以千金
市貧家小女子大者五六十金幼者二三十金仍有十餘金一
二金者視妍媸定厚薄焉菜色之來雕胡以濯滄脂抹粉不減
嬌施然後一一以巨艦載至姑蘇鬻勾欄爲妓或宦室爲姬子

金竟十倍於母由是遂康我慷慨與汝若是有人心者當何如
繼簋裘志哉珍郎曰謹受教出門惘惘無所之間桂林物產饒
富揚舫入粵翩翩裘馬居然巨商博覽羣收悉不當意一日閑
步至孔之舊邸見獅而涎焉不禁喜且躍曰傲然者是何物耶
形狀之魁梧鏘鏘之精緻得未曾有恐江之南北無此奇珍也
因而摩挲不已贊歎不休旁有無賴子言氏伯曰犬王仲曰禾
乃聞之私語曰此富而離者也子不聞樸南徐音乎彼處多巨
富姑與之饒舌亦不費一文錢曰善曰弟其僞作獅主兄亦僞
作牙郎耳弟僞怒其兄曰牙郎數日不面物有售主否乎若再
延行將撲碎腹中有明月珠十八粒先世所藏者深宵風雨灼
灼騰五色光其明驗也僕得珠亦致富何必售獅其兄趨揖曰
張太史意買其稚已出三千金可云善價其如不棄何曰吾世

家子也妓之纏頭博之孤注豈區區者所能濟乎休矣珍郎聞之大喜私幸其物之能售趨就而問之曰是寶物者究屬何名言大咤曰奇哉問也天地異珍秘諸名山大澤鍾毓而生世無張華誰稱博物名曰神獸亦想當然耳珍郎首肯意購其小者歸示鄉人藉誇老父言窺測其意而語之曰子不聞乎三千金且云區區真大難事不如去休珍郎信之遽增五百言與言耳語良久又唧噥良久乃拍掌曰大奇公子竟允客大利市哉但不願售單而願售雙俗又呼爲石父子若拆而委之不令其喬梓相思耶曷兼收之且大小同值亦可謂便宜也珍郎欣謝但恐海舶不能容曰易耳先載小而後載大不過月餘往還耳遂邀二言至舟書以契券與以朱提囊篋已眩所存無幾明日果窮百人力始登其艦而揚其帆而得其意檣烏瑟瑟船指金焦夜雨秋燈續錄

北固山民咸見珍郎船首有物巋然雖雕刻而成而樹采搖光
渾如生態且峨峨大十圍高丈許列岸而觀者頃刻成市肆矣
叟聞兒歸以爲獲異寶不然何人聲嘈嘈也而人頂叢叢也步
覘之則客橐蕭條惟鷓首坐白澤間購此將何爲曰翁不知也
耶兒大便秘僅罄其資若他人即署二萬金猶未能必其售與
否也翁大驚作恨聲曰此非報應也耶珍郎恍然曰物名報應
兒所未聞誠不及翁之博然此小報應也尙有大報應在後耳
翁大怒亦竊百人力昇石獅沉於江縛子圍梃幾鑿鎖閉一室
日與脫粟養垢面蓬頭殊類鬼物孤藥皆醢飲泣通宵夜夢一
虬髯客云來自龍伯宮曰我陽侯使者也水晶宮闕搖撼有年
得子粵石以鎮之實云厚規汝翁刻薄營運怨府叢深數合火
其廬娼其後宿孽始償頃奉水官勅進僅削其產餘殃悉蠲赦

子一身許以貧窶終不致橫逆斃明夕且出何啾啾爲哉言已
客大笑掀髯已亦驚寤聞曳在寢室果臥而呻吟勢甚危急迫
家人趨問之曰病矣問病何由來曰不肖兒喪資買山骨送父
入泉臺耳醫云邪者惡也斜者邪也石能鎮惡獅能食邪見之
均殆果何藥可瘳診而却走彌留之際家人請唇錦呼子與訣
泣受遺言曰不許若縱之必盜資貨大獅去矣曷繫之終其身
已而目瞑珍郎出焉線絰在身即以艷妓臥古塊俊僕伴晨昏
不數年家遂落而桂林之大獅影隻形單不敢爲祟尤可笑者
彼雖無主之物而衆目共觀古蹟流傳忽一旦杳然土人無稽
咸附會爲神獅飛去云

澳儂氏曰桂林巨石愛子携歸冥鑑陰誅水宮赦免繼他氏寶
破家之子爲翁後實幹蠱之兒至愛石如海嶽家風說果比臨

濟棒喝而叟不之知且鞭撻之肩鎗之病榻彌留猶鬚髮怒張
切齒痛恨終身不見此兒叟也亦可憐人哉噫世之擁金穴築
銅山不知有人而只知有己者惜報應之大小未曾買得宜其
橫矣

王西樓仙畫

呂仙翁師事雲房得長生之術潛游覽社止於精藍教授童蒙
丹鉛几席其實煉水火習鉛汞也諸子皆貧家兒蓬頭歷齒驚
駭之才惟王氏西樓年方總角即具慧心每見師獨居一室竈
突無烟而面無饑色微窺之則袖一丹顆紅如火齊圓若明珠
吮之須臾即果其腹怡其容焉又見其室僅匡床不施筦簟不
設枕衾師也究竟棲宿何所一夕斜照留紅暮烟帶紫諸子揖
師擁卷魚貫而歸王亦僞歸者潛藏隙處窺師所爲見師起拂

其案掩其扉袖出一青甕鋪室中地以首鑽入即不見王卽袖
書入亦潛尾師踪蛇行俯而進若一洞甚窄僅容軀昏黑中伺
旬良久忽光明頓生別有天地視師在前冉冉猶未遠也其中
風臺月榭綺石香泉有徑必曲無境不幽文禽叫月似作仙音
元鶴當門如逐宿客循橋而北繞樹而東怪石立如野人幽花
靜若處女花中白屋彷彿丹房房有聯云喝石連雲走驅山帶
月歸師筆也師步履聲近兩童子髻髮垂垂玉貌瑩潤捧香爐
秉塵尾迎師入座正欲跼蹐見王至驚問童子何處來來何
事耶王知不能隱跪白所見處道所求曰吾師仙也憐弟子愚
許供職役迷示指南他日免爲閻摩所勾足矣師沉吟良久曰
子無大福澤大根基氣清而不腴骨秀而不潤人所患者愚子
所患者不愚也汝至此良不易多言曷賜汝一噉飯術言已

袖出一筆與之曰以之作畫當有異卽呼童子送王出王受筆再拜尙有所祈忽屋後虎驟至咆哮而前勢將吞噬乃急隨童子狂逸奔出重林童啓扃麾之曰速去眞微倖是兒王回首眷無所見視所立乃在北城下耳筆在袖中幸未墮落寶而藏之明日詣塾視師則佛鼎香殘絳帷人遠黯然銷魂矣偶以筆爲人作瓦雀棲梅枝之杪晨起見雀必飛去夜又歸而蟠宿遂自珍重不輕易揮毫竊無粟妻子交謫尙口角噤香吟也工樂府能古文著作甚多惟野菜譜刊板流傳婦孺能諷其首章云白鼓丁白鼓丁豐年作社鼓不停凶年罷社鼓絀聲鼓絀聲社公惱白鼓丁化爲艸筆意逋峭有如此者居無一樣僑邑之西城樓吟嘯自得貧不能嫁女先夕預與壻期曰某夕汝小具盤飧酒醴吾常過汝情話壻諾是夕卽命女略施粉黛更衣裙曰鵲

汝往一親串家行卽歸耳携之往至壻門小剝啄壻之父母見之問何遽携女來曰今夕天孫且下嫁况小兒女乎坐視成禮笑傾一罍而去爾小瀝佻儇明日女歸索奩曰易耳已於前夕作畫十餘幅笑遺之曰與女一世穿吃不盡矣後果爲高麗使以千金易去吾鄉有賈氏藏一墨齋鍾馗西樓先生真蹟題云有時悲歌叱咤有時嘻笑怒罵只因衣履不華只爲文章減價雖然逸士風流貶入窮神流亞公曰怪哉怪哉鬼却見我害怕尾署珠湖縣筆蓋先生名勝西樓其字也賈氏藏之百年珍若扶壁適邑有某姓居有懸櫛瓦礫櫛男婦恒終夜不能眠聞賈氏素什襲往求之曰西樓諸人所知也乞假而驅吾魅當以香火送之歸耳主人色頗吝求再三始鄭重與之歸而懸諸中堂焚香祈禱至夜某私意鍾老果能治否起穴紙屏視之忽陰風

颯然至老絜闔然下徐徐微步履聲橐然果于思于思彪睛龍
準氣宇非常旣而倚門側視怯狀可憐曳衣包服而遺其私某
從內言曰進士太不雅相煎溺何不往門外遺耶卽低應曰恐
汝門外有魅耳某大笑視鍾之影頓杳蓋已飛上紙矣明日告
之賈賈怒焚之西樓之書遂絕

懷農氏曰妙書通靈一朝飛去虎頭痴也豈僧龍點睛真能破
壁韓馬燒尾尙許留痕哉想西樓寫生亦不過奕奕有神活潑
生動而土人竟怪誕其辭近於妖幻所以賈氏之虐竟以游戲
告之雖云老嫗遺囑正爲西樓辟穢耳舉示解人以爲然否

柳建雄石柳

齊郵罕白公能吏也監河使者劄至命督衆濬漕渠荷鍤之夫
叢如蟻集窮泉之役勞若蜩蟻揮汗何啻夏雨河之限有古墩

峨峨然士人傳說其中寶物甚夥金櫝現而旋隱玉盎得而旋
虛或戈戟矛刃之鏘鏘或几榻屏風之疊疊皆可望不可即公
厭聞附會語令曰敢有無稽惑人心者拍其臀衆正悚聽忽河
底有大石方而且長堅不能鑿巨不能移走告公公曰棄之窮
百人之力不能挪斯須公自注視則一古檣具石所製也鑿篆
題其和曰大將軍柳建雄之槩旁有小篆一行剔泥沙辨之曰
若遇白知州送我上高邨問我年和代寄頓一千秋公頗駭然
虔具牲醴拜而祝之曰將軍陳人宰官儒士古今幽明異情同
慨而乃姓刊於函文垂於槩若預知有今日者將軍身後謀亦
可謂善矣僕亦丈夫敢不如將軍颺颺沙經在鄒月圖成舍此
幽泉遷於高阜窈窕元宇潛闕一扁落漠荒原大宵千古尊靈
得以永蟄洪波得以暢流惟期俯鑒微忱毋苦頑役實將軍之

精氣千載如生也嗚呼佳城鬱鬱滕公之古籀猶存長夜漫漫
阮瑀之哀吟宛在尙饗祝已蒿里一聲石槨離土冉冉卽望高
處計昇重之農夫不過十數耳公本意遷瘞顛頂甫及其半而
擲遽奇重肩壓碎如齊委之再更十數人益百人千人亦不獲
撥之動公笑曰將軍以此爲牛眠與曷如神意不加一坏土墩
名曰周球擲寄於斯聶白楊之悲風咽棠梨之暮雨直愁煞人
矣紅羊之歲有東皖祁生自海上回將往探峯屬者風雪走墩
下暮色沉沉一青衣童子邀之曰主人好客不減趙勝先生夜
行當是子猷一介來迎願停游躡生止苦無宿宿處欣然從之
入一第巍巍甲仗華麗森嚴童子報客至一偉丈夫戴烏帽曳
貂裘啓甕帷出而拱揖曰名流下顧良有宿緣生唯唯拜罷坐
談略伸傾倒叟云老夫系出河東閭專塞北綠楊春暖壁壘初

營畫角哀吹刁斗夜警風雷助其叱咤草木識我姓名逸興豪
情固宛然在目也一自罷職落拓歸田頻爲醉尉所呵誰識故
侯之貴言已虬髯飄動奇氣難平生再拜自陳愚昧不識將材
良由肉眼耳未識老元戎能下容揖客否叟謙遜旋呼置酒酬
酢甚殷仰視遙天有大星如斗其芒作作其光熊熊叟曰此天
狼也主人間有兵戰之役下民有殺戮之災怒抽壺矢射之忽
矢折如朽叟笑曰天數何可違乎然先生與老夫有舊當有以
誌之生問云何曰先生前身爲白氏此邦賢父母也曾荷遷喬
之誼澤及長眠用酬辟兵之符獲離浩劫耳聽村杵聲寂荒雞
四啼東方漸動曙色變云山家僻陋不敢久駐高軒門外坦途
攸往皆吉補出古錢七枚皆斑斕銅翠雜殊砂點者贈之曰孔
方兄數百年物仙翁分佩當履險如夷也生拜受忽忽方有容
夜雨秋燈續錄

白而童子已執炬送客甫履闕聞變在門內致聲珍重鏗然銅
獸面已雙闔矣一再回視則舍宇全虛惟荒墩一座石櫛一方
山禽叫月而已惘惘就道湖店早餐問土人告以顛末始知變
卽櫛中人也袖中泉刀幸未失落後至皖訪全家老稚已陷賊
中惟出入虎穴境若無人遂分佩而逸全家慶再生矣重履殯
宮虔具香花敬答神貺夜夢變至負手吟哦云石虎銅駝沒草
萊幽宮曾荷吉人來子規啼老三更月一樹棠梨花亂開

懊僕氏曰柳君石櫛邑人士言之鄉之愚夫婦皆言之然余有
不可解者五歿時以石爲函其人當在商周秦漢必其地沃壤
而無河渠其治庚郵而非刺史而柳君能預知之此不可解者
一也旣知之何不逕瘞高原殆至陵谷變遷始乞佑於後之賢
宰故留公案藉顯神奇此不可解者二也旣舍卑而就阜矣何

不逕登岡頂而甫及陂腰卽多年莫曳雖曰遷葬實云露榑此
不可解者三也昔之宰官今之皖士三生莫問一介相迎酬隱
身之錢比翳形之葉然則白猶得爲人而柳則長爲鬼與此不
可解者四也抵掌高談時露英氣殷勤入夢尙作哀音將軍不
武當是達人而寂寞重泉苦苦寶其骸骨然則隸於葬欲速朽
之義與此不可解者五也游跡所經四山欲雨恨不起斯人而
問之

鞭石祈雨

竟郡之東有黑風口匯萬山礧水奔濤激浪由此出南陽湖清
灞一泓蛟龍窟宅其上爲青蓮閣傳爲太白故居其下有石人
長七尺其首爲雷霆震去童童如刑天之形沉於水底綠苔如
毛郡偶苦旱石人卽自浮出波太守遣役曳登岸暴炎炎烈日
夜雨秋燈續錄

中水浸淫如汗下少頃卽有纖雲起於天末雷震震雨絲絲矣
若踰日不至卽又遣御者執鞭罵而答之一日不雨答一日三
日不雨答三日越五日無不雨此祈雨最奇者也嘗有牧兒夜
宿其左膝臙間見一紅袍紗帽貴人自摘其首就水邊盥濯面
上垢懷出小梳櫛髮並髻如螺挾耳就肩仍似生成毫無痕跡
牧兒怖欲呼貴人揖之曰子知我卽石人精靈乎曰唯唯曰我
此邦宰官也生時貪婪性愛黃白死化爲石雷擊其元亦可爲
臙吏誠矣而上帝復惡我幻蹟警我頑軀凡遇旱災必假手世
人橫加撻詈今已匝月甘霖未施骸體輿臺奇辱究何能忍我
告子致旱者灞東古墓其上有朱色鳥悲鳴飛繞不能去其下
有僵尸仰天一笑龍卽墮而食其腦若掘而火之雨卽至然非
眞節婦一點淚恐掘卽飛去愈不能制也子爲我告諸太守感

激深矣言已悲涕而隱牧兒寤明日入告太守如其言果於溺
東得墓且有朱鳥之異啼聲鳴鳴出於老屋間誰何土人曰此
爲亡夫廬墓之上官氏也卽延至命畧酒苦淚黃土成斑衆姓
揮鋤尸遽掘出已體生毛脩脩目在頂炯炯拉雜摧燒暴雨如
注溝澮皆盈矣田峻嶽呼爲之酬牧兒謝節婦鼓樂送太守回
衙而石人仍不願祀之惡其貪也然由是永不浮出豈上天旌
其一念之善與竟之父老壽百歲者尙親見其石蓋其色黝黑
如墨云

懷儂氏曰墨骨化石節淚斬魃均得未曾有

幽芳娘子

醫士宗二泉名重鄉里往來士大夫家乘藍輿隨僮僕夜則雙
炬前導輕裘華服儼若貴官一夕有乘白衛造其廬者呼入則

夜雨秋燈續錄



卷二 鞭石祈雨

幽芳娘子

四十

一老蒼頭鞠脛而言曰主人抱采薪之憂願移玉趾謝金當豐於小家也問家主何姓曰因允氏曰此間無此姓曰去自知之僕請前導量可識途乃欣然從需獨出郭五六里月皎潔視松欒密處燈火熒熒蒼頭云是即因允氏之第也願先入爲之通言已楊鞭去宗繼進過溪上紅橋金銀朱戶宅宇甚華既通刺使有兩行畫燭一少年男子衣冠出迎各道契慕就座獻香茗渴吻頓消主人顧指酒肴款客曰尊客何人抱恙乞先診視然後叨盃酌曰先生到此不易請先洗塵宗謙遜再三主人始云女流易病動作呻吟故爾乞治旋呼僮執燭詣內須臾離婢妖蠻擁一少婦含羞而出宗與之診畢問君家何得曰小星耳曰喜脉動矣當產石麟瞬卽啖君家湯餅會可預賀也主人顏色頗悅楮墨至乃斟酌一調補安胎之劑聞屏後笑聲嗤嗤似

乳燕雛鶯不減金釵十二主人呼之曰幽芳娘子汝亦數日餐
眠不如昔此今之盧扁也曷乘此機會一除疾苦一女子遲回
而出宗視之年可二十四五畫頰纖蛾澹粧縞袂貌若天人就
坐於旁輕舒皓腕尖尖玉指嫩若笋芽得近氷肌脚魂飛越隨
口笑語之曰此位娘子亦是蘭徵言未畢女子大怒起批其頰
又索杖逐之舉室大譁主人急挽宗狂走送出門外曰先生太
孟浪此吾寡女性烈且貞奈何以穢語汙之宗大慚面汗如雨
聞門內譁噪數婢又操白梃出罵云狗賤骨尙逗遛定吃吾棒
耶宗始驚怖幾失足墮溷中忽忽登輿夜走山谷前導之炬一
齊頓滅輿人埋怨情景難堪正悵惘間一村粧婢子籠燈而至
近輿端詳曰此宗先生耶曰然曰名醫過此當是生機吾家大
姑纏綿抱鬼疾乞先生過而診之藉銷良夕不然深夜荒邱已

在歧路先生將何所之也宗喜隨之入一村蹊逕頗曲院宇頗幽一樹棠梨斜覆茅屋內有黃髮婆子出而迓客曰先生有緣哉婢子誤迎或者能活弱息卽命婢子執燭導入繡閣捲幔鉤帳一十七八好女子斜臥於床面色黃瘦然清醴玉準的是佳人香喘徐徐問婆子曰先生來乎曰來矣兒勿驚得先生着手卽成春也診已坐於牀畔磨礪劑方婆子左右嘿噤不休宗曰此女公子耶曰然老身魏氏職生此女最昏相伴誠恐藥料乞先生治之感且不朽曰易耳以藥中紅藥丸如米粒者與之曰日服四五粒管教風寒散也婆子喜立命開籠并幅從者少頃酒畢婆子見宗二目熒熒時注射闌秀若解其意曰如女病霍然卽奉爲先生簪帶妾宗喜卽下拜呼爲泰水但糟糠在室未知母家能贅某爲齊東壻否婆子首肯遂殷殷訂約袖出朱提

鏗然曰聊酬高誼曰轉眼卽半子矣何謝爲曰禮不可缺也因
又厚賞從者宗告以因允女無禮女在床微笑曰郎所云當是
幽芳耳渠本嬌情慣耐不得些須惡言郎之遭橫固也時村雞
唱曉遂拜辭而出私心慶幸前辱頓忘歸視朱提駭然乃一包
紙錢灰從者所得亦能作白蝴蝶者往跡所居杳非人境惟
古墓頂遍洒紅丸燦燦然猶在目也知逢鬼物不敢告人月餘
忽自病自醫之卒

慎儂氏曰市上懸壺乃有鬼壻隴中埋骨竟有艷妻醫之失言
鬼之毛遂均是軒渠然藉售術以漁色者尙知所誠矣

夜雨秋燈續錄



卷二

七

夜雨秋燈續錄卷二終